

66
ry

同光遺事

薛宜顯

第一卷

關於懲辦載垣肅順端華之諭旨

慈禧之感舊

慈安之於慈禧及慈安之崩逝

僧親王之殉難

天津教案始末記

德宗之事蹟

德宗用人之睿斷

吳可讀之日記

關於覲見禮節吳可讀之條奏

慈禧始終信任醇王及當時之諭旨

彭雪琴除弊之遺聞

甲午慶辰萬壽及中東起衅之紀畧

大東溝之役鄧世昌盡節之烈

割棄台灣劉永福戰守之餘聞

翁同龢罷相原因及其回籍之餘聞

戊戌變法之諭旨

第二卷

文悌奏參康南海及政變之諭旨

徐啓欲邀定策功

偽稱皇帝之奇聞

剛毅之悖謬及拳匪發生之原因



3 0471 4582 0

627.79

790

11

蒙蔽之罪。豈朕一人痛恨。實乃天下臣民所痛恨者也。朕御極之初。即欲重治其罪。惟思伊等爲顧命之臣。故暫行寬免。以觀後效。孰意八月十一日。朕召見載垣等八人。因御史董元醇敬陳管見一摺。內稱請皇太后暫時權理朝政。俟數年後。朕能親裁庶務。再行歸政。又請於親王中。簡派一二人。令其輔政。又請于大臣中。簡派一二人。充朕師傅之任。以上三端。深合朕意。雖我朝向無皇太后垂簾之儀。惟朕受皇考大行皇帝付託之重。宜以國計民生爲念。詎能拘守常例。事貴從權。故特面諭載垣等。著照所請傳旨。乃載垣等奏對時。嘵嘵置辯。已無人臣之禮。擬旨時。復敢陽奉陰違。擅自改寫。作爲朕旨頒行。是誠何心。且載垣等每以不敢專擅爲詞。此非專擅之實蹟乎。總因朕冲齡。皇太后不能深悉國事。任伊等欺蒙。豈能盡欺天下乎。此皆伊等辜負皇考深恩。若再事姑容。何以仰答列祖列宗在天之靈。又何以服天下之公論。載垣端華肅順著卽解任。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佑瀛。著卽退出軍機處。派恭親王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伊等應得之咎。分別輕重。按律秉

諭曰。前因載垣端華肅順等三人種種跋扈不臣。朕於熱河行宮派醇郡王奕譞。就諭旨。將載垣等三人解任。茲於本日特旨召見恭親王。及大學士桂良。周祖培。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乃載垣等竟敢肆言不應召見外臣。擅行攔阻。其肆無忌憚。何所底止。前旨僅予解任。實不足以蔽厥辜。著恭親王奕訢。桂良。周祖培。文祥。即行傳旨。將載垣。端華。肅順。革去爵職。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九卿翰詹科道。嚴行議罪。欽此。宗人府會同大學士六部九卿。以及翰詹科道。遵旨。將載垣等嚴行訊明。議罪。由恭親王領銜。據實上奏。請懿旨定奪。帝遂又下一旨。

諭曰。據恭親王奕訢等奏。會同宗人府大學士六部九卿翰詹科道。將載垣等訊明。請將載垣端華肅順。照大逆律。凌遲處死。一摺。據稱載垣端華肅順。朋比爲姦。專擅跋扈。種種情形。均經明降諭旨。宣示中外矣。至載垣端華肅順。於七月十七日。皇考升遐。卽以贊襄政務五大臣自居。實則我皇考彌留之際。但面諭載垣等立朕爲皇太子。並無贊襄政務之諭。載垣等乃造作謠言。曰。諸事並不請旨。擅自主持。卽兩

宮皇太后面諭之事。亦敢違阻不行。御史董元醇條陳皇太后垂簾等事宜。載垣等
非獨擅改諭旨。並於召對時。有伊等係贊襄朕躬。不能聽命於皇太后之語。至其當
面咆哮。目無君上情形。不一而足。且每言親王等不可召見。意存離間。此載垣端華
肅順之罪狀也。肅順擅作御位。於進內廷當差應如何謹慎從事。乃竟出入自由。目
無法紀。且擅用行宮內御用器物。朕每於傳取應用物件。抗違不遵。並自請分見兩
宮皇太后。於召對時。詞氣之間。互有抑揚。意在構釁。此又肅順之罪狀也。一切罪狀。
均經母后皇太后。聖母皇太后面諭議政王。軍機大臣。逐款開列。傳知會議王大臣
等知悉。茲據該王大臣等按律擬罪。請將載垣端華肅順凌遲處死。當即召見議政
王奕訢。軍機大臣戶部左侍郎文祥。右侍郎寶鋆。鴻臚寺少御曹毓瑛。惇親王奕誼。
醇郡王奕譞。鍾郡王奕詒。孚郡王奕譔。睿親王仁壽。大學士賈楨。周祖培。刑部尙書
綿森。面詢以載垣等罪名。有無一綫可原。茲據該王大臣等僉稱載垣端華肅順。跋
扈不臣。均屬罪大惡極。於國法無可寬宥。衆議僉同。並無異辭。朕念載垣等均屬宗

顧命大臣。縱使作惡多端。定邀寬宥。豈知贊襄政務。皇考並無此諭。若不重治其罪。何以仰副皇考付託之重。亦何以飭法紀而示萬世。即照該王大臣等所擬。均著凌遲處死。實屬情真罪當。惟國家本有議親議貴之條。尙可量從末減。姑於萬無可貸之中。免其棄市。載垣端華均著加恩賜令自盡。即派肅親王華豐。刑部尙書綿森。迅即前往宗人府傳旨。令其自盡。此爲國體起見。非朕之有私於載垣端華也。至肅順之悖逆狂謬。較載垣等爲尤甚。亟應凌遲處死。以申國法。而快人心。惟朕心究有不忍。肅順著加恩改爲斬立決。即派睿親王仁壽。刑部右侍郎載齡。前往監視行刑。以爲大逆不道者戒。至景壽身爲國戚。緘默不言。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於載垣等竊奪政柄。不能力爭。均屬辜恩溺職。穆蔭在軍機大臣上行走最久。班次在前。情節較重。該王大臣等擬請將景壽。穆蔭。匡源。杜翰。焦祐瀛。革職。發往新疆効力贖罪。均屬咎有應得。惟以載垣等凶焰方張。受其箝制。均宜難與爭衡之勢。其不能振作。尙有可原。御前大臣景壽。著即革職。加恩免其革職。並革其品級。免其發遣。兵部尙書穆

蔭著即革職。加恩改爲發往軍台効力贖罪。吏部左侍郎匡源。禮部右侍郎杜翰。太僕寺卿焦祐瀛。均著即行革職。加恩免其發遣。餘依議欽此。

載垣端華肅順之逆謀既破。死刑已施。三人既除。而慈禧之權位乃固。慈安人極和平。不甚留心政事。然究於名義所關。慈禧聽政之始。亦極小心謹慎。不便明攬大權。但事事留心。以得政治學術之經驗。而各大臣亦忠心輔助。一切諭旨。皆以幼帝名義下之。故以實際言之。慈禧此時之權。尙不至如光緒即位後太后垂簾時也。慈禧太后於同治元年至十二年初次垂簾聽政。可爲試驗之期。表面若無大權。至光緒元年至十五年二次垂簾。太后之名時見於諭旨之中。凡用人行政諸大端。皆太后主之。恩威並用。故臣下皆傾向於太后矣。光緒帝冲齡嗣位。太后不垂簾而訓政。因光緒帝乃太后所立也。至光緒二十四年至三十四年第三次垂簾聽政。則一切大權皆歸太后掌握。以地位之固。經驗之多。遂有舉重若輕之概。每日登殿。召見臣工。皇帝在旁則若木偶。不過侍坐于側而已。羣下亦只知有太后。不顧君主矣。太后秉

輿論所譏刺豈肯仍蹈其轍也。但載垣等三人既皆罹罪以除王公大臣及侍御等
迎合意旨。以爲當日與載垣同謀計畫之人。皆當處之以罪。而恭王則焦心竭慮。凡
大行皇帝末年聽信載垣等之人。皆嚴密伺察。恭王此舉。意在爲國。或不盡爲報復
而然也。而慈禧恢廓大度。出之以寬恕。訓政之初。即定載垣端華肅順三人之罪。又
薄懲關要者數人。其餘一概不問。以免株連。吏部尙書陳孚恩。官言劾其首先勸咸
豐帝逃往熱河。及帝大行後。載垣等所召京中大員至熱河者。亦僅陳孚恩一人。太
后則但令陳孚恩革職。雖其罪據甚確。而不重辦也。又有內務府某大臣。亦黨於載
垣。曾勸咸豐帝不可回京。俾遂其隱謀。自載垣等逆謀既破。罪案已明。太后亦僅予
革職而已。尙無羅織興獄之舉。後下一嚴諭。宣告天下。但罪爲首之人。決不株連。蓋
載垣一案。太后深知載垣不得京中大員之助。決不能如此膽大。然太后雖明知同
謀之人頗多。苟非罪狀大著。公然抗逆。則皆置之不問。故既罪載垣等。
但告臣工各勤厥職。爭自濯磨。正不問其黨與之罪。而復諭王公大臣

等。此後當以載垣等爲戒。倘再有此等情事。尤當從重治罪。決不姑寬云。至於新帝之年號。前經載垣等選定祺祥二字。太后以其不佳。親取同治二字。蓋用靖亂治安之意也。改年號諭旨既下。次日復下一旨。畧謂奉兩宮皇太后懿旨。垂簾聽政。本非初衷。祇以皇帝冲齡踐阼。臣下不能無所稟承。故不得不俯順羣情。暫權國事。俟皇帝典學有成。即當歸政。凡我大小臣工。務宜矢忠矢勤。共襄治理。將此通諭知之云云。同日又以幼帝名義下一諭旨。大略表謝兩太后之忱。言及政之年。當勤慎以答慈恩。兩宮召見臣工於偏殿。除大典禮外。帝叔如恭親王等。皆免去叩頭之禮。上太后尊號。每字每年由公帑撥銀十萬兩。以爲兩宮用度。上東太后以慈安之尊號。上西太后以慈禧之尊號。以後每逢大典。則增二字。至慈禧太后七十萬壽時。已有尊號十六字。光緒帝欲再上四字。太后辭而不受。慈安太后共上十字。慈禧太后於三十萬壽時。加上二字。同治帝登位加二字。至同治賓天之前。述太后之政蹟。上二字。四十萬壽時加二字。光緒帝大婚之時加二字。六十萬壽時加二字。共得十六字。即

前清祖制選后妃不用葉赫那拉氏女。蓋清與葉赫世仇也。天命朝大兵攻葉赫。殺戮甚慘。男丁罕有免者。該部酋布揚古臨死憤言曰。吾葉赫全滅絕已矣。即存一女。子亦必覆滿洲。以報斯仇。因是前清祖制宮闈不選葉赫氏。慈禧父官湖南道。卒於任所。慈禧同其妹護喪回。資窘甚。幾不能辦裝歸。舟行至清江浦。盤費已短。姊妹甚憂之。時吳棠宰清江。適有故人亦官道員卒於任。喪舟至傍江岸。吳公因故人之誼。致賻銀四百兩。遣僕送上船。其僕誤送慈禧舟。回署覆命。吳公怒。欲令僕索回。一幕友曰。聞此舟中爲滿洲閨秀。入京選秀女。安知非貴人。雖貧不可限量也。不如因而結好焉。於公或有利益。吳公以爲然。且登舟行弔。致敬盡禮。慈禧感極。索吳名片置奩具中。語其妹曰。吾姊妹他日倘得志。勿忘此令也。後慈禧得選入宮。生穆宗。妹亦爲醇賢親王福晉。生德宗。然轉瞬十餘年。慈禧亦忘却也。垂簾聽政。吳公被上憲奏參請革職。慈禧閱疏。見吳棠名。怒。遣使召棠。棠至。數年總督四川矣。後薨於位。予謚勤憲。然慈禧與棠之私。皆不聽。

蓋當時太后垂簾。醇賢親王居樞要。言官奏劾。宜其不能搖動也。

慈安之於慈禧及慈安之崩逝

光緒帝之立也。兩宮皇太后復循例垂簾聽政。時帝年甚幼。儼然一不識不知之赤子也。帝雖幼而對於兩宮隱然有一炎一冷之態度。蓋慈禧性格嚴厲。對於幼帝不假辭色。因敬生畏。積畏生離。其勢然也。慈安性情和悅。藹然可親。童年尤樂近之。以故親於東宮。而疎於西宮。慈安之怡和母儀性質也。慈禧之嚴厲君主性質也。二者各極其是。而幼帝對之。則不無疏密之感焉。慈禧知東宮爲人本柔懦。不足忌。但若與帝聯合。日後帝親政反對自己。則己之地位似覺不安。慈禧既蓄此鬼胎。加之左右近侍萋斐之言。因而於弓影孟蛇。悉成疑忌。而幼帝之親近東宮。反若東宮之有意嗾使者。慈禧於帝一舉一動。皆陰令人伺察之。而光緒帝之失權於西后。乃胚胎於此。光緒六年值東陵致祭。未行前。恭王言於慈安。以爲慈禧在文宗時位不過一妃。文宗賓天而後。穆宗嗣統。母因子貴。升爲太后。實爲追加之典。於文宗不得稱敵。

慈禧堅不肯讓。辨論多時。卒由慈安以退讓出之。慈禧得行己意也。夫在祖宗寢殿之地。大庭廣衆之前。兩太后致起爭端。于禮爲褻瀆不敬。且復成何事體。慈禧料必有人進言於東宮。益滋不悅。光緒七年。太監李蓮英以怙慈禧寵。益驕橫。習知慈安仁柔。知其不能如彼何。遂藐視之。目中只有慈禧。小人依怙權勢。肆然無忌。亦其公例也。自兩宮爭論位次甚劇後。因之水火積不相能。遂無調停之餘地。慈禧積怒於胸。鬱鬱不能忍。而慈安忽于二月初十日賓天。初未聞慈安有病。陡然而薨。事甚奇異。當時中外頗有吠影之詞。謂慈安之崩爲中毒者。此等駭怪之辭。固不足信。然中國宮廷之間。如宋太祖之斧聲燭影。不經之事。亦不能謂其必無。且事之湊巧。凡爲慈禧所猜忌。而分其權勢者。皆不永其年。亦奇矣哉。

慈安之薨。其遺詔云。予以薄德。祇承文宗顯皇帝冊命。備位宮闈。迨穆宗毅皇帝寅紹丕基。孝思循篤。承欽奉養。必誠必敬。是時八續大統。親侍問安。兼主戒孝。且自御極以來。典學維新。勤政愛民。心猶未已。而予不幸氣體素

稱強健。或企克享遐齡。得資頤養。本月初九偶染微疴。皇帝侍藥問天。祈予速痊。不意初十日病勢陡重。延至戊時。神思漸散。遂至彌留。年四十有五。母儀尊養垂二十一年。屢逢慶典。迭晉徽稱。夫復何憾。第念皇帝遭茲大故。自極哀傷。惟人主一身。關係天下。自當勉節哀思。以國事爲重。以仰慰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教育之心。中外文武恪恭厥職。共勤郅治。予靈爽實與嘉之。其喪服酌遵舊典。皇帝持服二十七日而除。大祀固不可疎。羣祀亦不可輟。再予向以儉約樸素爲宮闈先。一切事關典禮。固不容矯從抑損。至於飾終儀物。有可稍從儉約者。務惜物力。即所以隨予之素願也。故茲詔諭。其各遵行云。

又一說云。當慈安之崩也。其時慈禧正臥病。慈安固康健無恙也。宮內忽傳出凶信。各官皆以爲西后崩焉。一太監對衆云。東佛爺崩逝。非西佛爺也。各官聞之皆大驚詫。傳聞慈安慈禧兩太后一日膳罷閒談。偶話及咸豐間同幸熱河舊事。慈安忽與慈禧曰。我有一事懷之十餘年。久思爲妹言之。慈禧曰。何事耿耿。請姊言之。慈安曰。請妹觀一物。遂於篋中取出一黃絹包。展視之。乃文宗手勅也。勅筆所書。略謂朕祖

備其赫氏不得僮赫房。今彼既生皇子，異日母以子貴，自不能不尊爲太后。惟朕實不能深信其人。以後如能安分守法則已。不爾，汝即出此詔，命廷臣傳遺命除之。慈安持示慈禧，且笑曰：吾姊妹相處久，無間言，留此詔心恆不妄，消之可也。遂取火焚之。慈禧面赤，雖然申謝，而意甚怏怏。旋辭回而病焉。次日慈安開立宮院中，倚缸看金魚。西宮太監捧一盒至，跪陳曰：外進新鮮奶餅。西佛爺食之美，特使奴才進呈佛爺哂嘗。慈安曰：新鮮奶餅好，遂啓盒拈一枚，對使者嘗之，以示感意。傍晚傳太醫言東佛爺驟染痰疾，醫未入宮，而鳳馭上賓矣。慈安沈默寡言，笑素儉樸，守家法，深知大體。穆宗親信之。同治初年，勘定海內大計，慈安主持於上，恭忠親王等翊贊於下。曾左李諸賢維持於外，始得平定海內，以成中興之功云。或傳文宗幸熱河時，肅順載垣端華密請文宗行鈎弋故事，因帝病危未果行，然卒留斯詔也。慈禧回京，首除肅順等三人，乃撫拾其跋扈罪狀，以成其獄。其然豈其然歟。

僧親王之殉難

僧格林澤之難，蓋匪也。世罕漢東一帶，時淫雨暴烈，士卒盡沒，立於泥淖中。衆憤欲

譁。僧聞噪聒聲。叩知其故。遂引衆兵至其帳曰。我帳中甚安樂。請到我帳裏休息。兵至僧帳。見其泥水深沒脛。與士卒無異。皆感愧。謂同伍曰。王爺尙吃苦。我輩復何憾。蓋王與士卒同甘共苦。每臨戰則爲士卒先。故王之部下將弁。罔不心服。爲王出死力也。總兵陳國瑞善擊流寇。然粗鹵拓落。不循禮節。僧知其爲虎將也。善畜之。捻匪由晉竄懷。陳擊之。所向有功。不浹旬而懷屬無捻迹。至今懷人猶思陳不置。及僧歿。陳歸左文襄節制。動以尸繩相責。陳不爲用。左亦以陳爲野蠻。陳固非常勇。然能用陳者。只僧一人云。同治七年正月。僧率數百人擊匪。匪衆逾萬。被困於曹州一村。落間。一日夜不得出。僧命所部突圍出。半途爲敵所遮。僧單騎折回。部下人散亂於匪中。已不可收拾。僧脫刀下馬。跌坐蔓草間。敵中一幼童見之。異其狀。且見其佩帶皆罕睹物。即索之。僧慨然與之。羣匪見而爭趨視焉。知其非常人。舉鎗刺之。立斃。然亦不知其爲僧親王也。王部下突圍後。不得王所在。錯愕驚駭間。忽見王之坐騎歸來。方知王之殉難也。王勇而輕進。北塘之敗。以輕敵誤。曹州一役。復以輕敵誤。惜哉。然

王忠勇過人。每戰則身先士卒。待下有恩而紀律極嚴。愛民如子。大兵所過。秋毫無

猶子在世已有生祠。死後靈柩回籍。凡其葬所。皆爲之立碑。哭聲聞數里。萬名衣傘不計其數云。

天津教案始末記

同治九年津民共殺法國領事一案之緣起。因查獲迷拐幼孩之犯。口供牽涉教堂。士民疑譟。皆云法國教民將幼孩迷拐入堂。挖眼剖心。作點銀和藥之用。會五月廿三日教堂禮拜。人民聚觀擁擠。教內使人驅逐。不令觀看。因而兩相訕讓。勢且洶洶。法國領事豐大業。報知通商大臣崇厚。崇遣人馳往解散。津民素鄙崇之尊夷。皆不之聽。領事尤輕崇之爲人。卽親赴崇署責崇之縱民鬧教。憤急而橫。並出手槍向崇開放。以示恫嚇。崇急避入署內。時民益聚益衆。忿怒大譁。天津知府張光藻。知縣劉傑。趕急出城彈壓。民衆稍斂。劉令至東關浮橋。適與豐領事相遇。豐突以洋鎗擊劉。傷劉從騎。津民觀之。萬皆齊裂。衆口齊騰。皆云領事如此無狀。盍共殛之。潮湧紛集。白梃如雨。遂將領事登時擊斃。衆民乘勢焚燬教堂數處。并折三岔河口洋樓。殺死洋人男婦數名。於教堂地室內起出幼孩一百數十名。並言掘出眼睛若干。府縣卽

出諭禁止。至暮乃稍安定。時直隸總督爲會文正公國藩。因病假尙未到任。而京師總理衙門得信後。婉言於法國公使羅叔亞。囑令保全和局。勿調兵船來津。並許殺天津起事百姓。懲辦天津不力保護教堂之官。所有損失皆照賠償。燬者照建。羅固狡猾。言此事不能專主。必須請命於其國。總署疑懼。不知所爲。重至使署與其計畫。羅仍猶豫無成說也。五月廿六日。奉上諭。曾國藩現在病假之中。能否往津查辦。務使中外安謐。無致釀成端事。云云。曾以旬日內扶病往津覆奏。并答崇厚一信。內有某向來以誠待人。與人共事。福則同享。禍則同受。此事總與閣下和衷共濟之語。公又恐事久糜蔓。意即赴津。其幕府鄧廣元言公往津。應稍設兵衛。引古者諸侯相見兵衛不撤之意。而公連接總署信。極言保全和局。萬勿帶有兵勇。使彼生疑。公遂僅帶文武員弁數十人。於六月初十日抵津。先將其所獲地室幼孩。交令博陳兩道員審訊。訊問多時。確係教民所送。並無剗眼剖心之事。而津民又赴會公行轅。稟稱教民迷拐剗剖。確確可證。聯名至數十人之多。迨委馬知府繩武等詰問。責令具結承認。則均不致承。官以是知民愚且怯。特因謠言煽惑。豐領事復數怒之。故憤迫而爲

此王乃總署雅尼利后。沙亞令羅使來河與曾公面商。一七。而崇自曾公到津。夕詣曾行轅。刺刺不休。公以崇久習洋務。推心待之。迨羅叔亞自都中來津。崇日以羅所言。述於曾。盛稱法蘭西國大兵多至。並云羅欲殺天津府縣。又密令張光藻。劉傑。速自逃避。復謂羅使所言。必須一一依允。方於和局無礙。曾公將信將疑。後數日。又向曾言。羅使深惡內地人民。誣其教民迷拐幼孩。剜眼剖心諸語。必爲奏明昭雪。力辨其誣。并請旨飭下直省督撫。傳令通知。則和局始有把握。又云。羅使且欲殺陳總兵國瑞。蓋陳國瑞。土民稱爲陳大帥。前焚燬教堂之日。崇遣人拆浮橋以阻民。適陳過橋。禁令官兵不得拆毀。民咸樂陳之相助。故亦爲崇所憾也。言不將此三人交出。則法戎即起。明日午時開礮。勒兵入城。然羅叔亞亦深知曾公左右并無兵衛。隨發照會云。奉其國主之令。倘有中外交涉。事理不合。即聽該國總兵官便宜行事云云。崇又乘言。法兵如何強盛。船礮如何堅利。曾公疑其恫嚇。乃漫應曰。彼以我爲無備。而畏死乎。我已密調隊伍若干。糧餉若干。我兵久經行陣。不憚戰也。我年逾花甲。不懼死也。崇聞之。嘿然而退。後曾公偵知羅叔亞要求罔鑿。不復疑崇厚之言。於六

月廿三日上摺。奏稱臣欲保全和局。凡法國使臣所請。苟可依從。臣皆應允。但恐其情無饜。臣卽百請百從。彼終有使我必不可依之處。據臣愚見。彼動以兵船恐喝。我現有淮軍萬人。駐防張秋一軍。擬調至靜海一帶。以壯聲威。大沽北塘兩海口礮臺。擬派人防守。以杜窺伺。大意言能戰能守。而後能和也。駐守張秋一軍。統之者爲記名按察使劉盛藻。丁壽昌。士衆嚴備戰事。而丁壽昌方攝天津道。業已親探海口形勢。儘資防守云。廿六日奉上諭。天津教民滋擾一事。曾國藩務必據理直爭。毋得隨請隨依。張秋一軍宜卽調至靜海。大沽北塘礮台。宜卽派人防守云云。前此日受挾制而總署專主和議。人心不定。士氣莫伸。無不悲憤填胸。迨此諭下。而人心大定矣。相國倭文端公。屢接曾公手書。深知津務崖末。以天津守令解交刑部。恐二臣入於冤獄。抗疏論之。而士氣又大伸矣。曾公墓中有陳蘭彬者。諳習洋人情事。數言法國巡海兵船不過廿號。到津者祇四五號。計壯兵不上二千。駐防越南兵約有三千。一時難以調離。其本國之兵去中國尤遠。卽能調至。須待明年。且法國爲普魯士所敗。自守不遑。何能與我構釁。公深以爲然。此時臣庶一心。盡願和上諭所云。據理直爭。

不獨此案易了。并以後傳教與否。亦可由我主持矣。而總署先後來信。偏重和局。良以中外大勢。關係匪輕。息事安民。相忍爲國。故諄諄言之。而不厭其詳也。而崇厚知曾公意見相歧。會來見曾公。值公中暑嘔吐。遂上奏。言天津事將決裂。恐曾國藩病軀終難料理此事。請速簡重臣。來津會辦。京城陡聞此信。人心驚疑。奉旨派尙書毛昶熙。自兵部出。伯相李鴻章自陝西而東。巡撫丁日昌自蘇州而北。會辦於津。三公遵旨於七月內接踵至津。見曾公固無恙也。於是會議定和。戮天津爲首滋事之民。馮癘子等十六名。仍各給銀恤其家。坐天津府縣以逃匿之罪。發黑龍江充當苦差。教堂洋樓許爲修造。所殺領事。及英法各國人。償以殯葬銀兩。曾公隨即入都。九月廿六日初次召見。於養心殿叩頭謝恩。訖。太后問曰。天津正兇曾已正法否。對曰。尙未行刑。問當於何日行刑。對曰。臣到京時接李鴻章信。言於廿五日行刑。問天津百姓尙刁難好事否。對曰。天津百姓近已安謐。不好事矣。問府縣逃匿是何意思。對曰。府縣初撤任時。未定罪名。是以放心出門。至部議定後。以信告知。即由順德密雲次第到津。非有意逃遁也。問洋人固然可慮。教堂總是多事。這應怎樣辦理。對曰。洋人

甚是可慮。臣前番具疏。詳敘一切。近來各處滋事。皆是教堂教民。欺侮不奉教的百姓。教士庇護教民。教堂縱容教士。官府不能箝制。此後更換和約時。須將傳教一條。嚴議章程方好。云云。十月中旬。曾公請訓出都。移督兩江。李授直督。兼北洋通商大臣。蓋毛昶熙所奏。北洋通商大臣。歸并直隸總督。以一事權。時天津教案已正法者十六人。官員議罪者二十餘人。朝廷以其交涉可了。而法人心猶未饜。必欲重索賠款。且要將天津府縣置諸重典。而李甫受任。普法頓起戰事。法人倉猝自救。不遑他及。天津教案問題遂沉銷云。

德宗之事蹟

光緒帝爲宣宗之孫。醇賢親王之長子。母那拉氏。卽慈禧太后之妹也。帝於同治十年六月二十八日。誕於宣武門內西太平街醇王府之槐蔭齋。同治十三年十二月初五日。穆宗上賓。慈禧太后召集近支王公暨軍機大臣等議定。當日夜間具法駕迎帝入宮。繼承大統。時年四歲。初七日始與穆宗發喪。兩太后垂簾聽政。帝冲齡典學。讀書之所在毓慶宮。派翁同和。孫家鼐。夏同善。孫詒經。先後充師傅。尙書松澐教

滿文。蓋前清故事。教滿文者不稱師傅也。帝幼時畏雷聲。每遇陰雨雪聲。隆隆雖在書房。必投身翁師傅懷中。然每常亦暱就翁。或捋其鬚。或以手入懷撫其乳。故翁在上書房二十五年。最爲帝所親信。帝好研究金石學。翁亦時以新出版本進之。一日帝謂陸相曰。圓明園中向儲有天祿琳琅初集。惜庚申燬於兵燹。二集各書聞存於宮中。汝可詣宮中藏書處檢察之。陸遵諭往檢。是書雖多。俱與二集目錄不合。陸覆命。帝沈吟良久曰。昭德殿尙有書數屋。汝可往察之。恐在是矣。時翁在側。請於帝。願與陸潤庠同往。帝允之。翁陸二公即往昭德殿。至則見毀扁鑄日久。塵土寸厚。無從措手足。二公出銀數兩。給守殿太監爲掃除費。該太監將殿內積塵掃清。至次日二公始入殿檢視。見有宋元明鑄本頗多。且有精細抄本。但以二集目錄證之。亦係不合。有老太監稍知其事。言其曾聞諸前輩云。此係嘉慶時欲編天祿琳琅三集而未成者。於是翁陸二公選擇最精者數種呈上。置於御案。以備帝覽。聞內有乾隆朝翰苑分書。袖珍昭明文選一部。皆係詞臣工書者所製。第一冊首頁有純皇御容。帝以此書置於案頭。時常展覽。即往頤和園駐蹕。亦攜以自隨焉。光緒十五年正月。舉辦

大婚禮。皇后爲那拉氏。副都統桂祥之長女。慈禧太后之內姪女也。選定侍郎長叙二女册爲珍嬪。瑾嬪。大婚後帝始親裁大政。惟自大婚後迄無皇嗣。或謂帝有隱疾。然宮掖事秘。莫知其詳。但帝體氣健實。三十餘年無疾病。日理萬機。未嘗一日輟朝。凡郊廟大祀。必親臨行禮。大風雪無怠容。行走步穩而速。扈從常急趨追隨。每往頤和園太后前請安。往來轎行急速。聞鑾輿衛人云。速行如此。帝尙嫌緩。一路頻促。非用足震轎底。即曰鴉布。（清語即行也）然帝性寬厚。待臣或偶失儀。不究也。

德宗用人之睿斷

前清故事。士子會試。取中後再經殿試。閱卷大臣擬定前十卷。進呈御覽。候欽定。然後拆彌封。始將姓名宣布。往者皆如閱卷大臣所擬。第一名之狀元者。多不更動也。乙未殿試。帝念國步艱難。思得氣節之士而用之。四川駱成驥。卷在第十。帝見其卷中。有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二語。大賞之。遂拔爲第一。云。有玉峴嵐者。木廠商人也。以資加捐候補道。忽授四川鹽茶道。召見之日。帝見其舉動粗俗。心惡之。問其曾否讀書。玉對讀過百家姓。大學中庸。帝命侍臣授以筆。令其書寫履歷。默然良久。僅能成

王岷二字帝怒斥出即日下諭革職矣上海道優缺也兼管海關膏腴甲天下及滬道出缺軍機大臣列單請簡放硃筆書出魯伯陽樞臣皆相顧錯愕帝申之曰此是李鴻章所保者樞臣徧察舊籍始得其人嘗以微勞列保案李相所奏也蓋魯曾以道員需次江甯督撫及司道皆輕視之魯大不平是時雖權操於上亦頗有從內營運者魯即運動之及授滬道之命下制府劉坤一大驚詫上摺奏改常鎮通海道旋復奏劾降爲通判蓋帝以爲其有才即擢用之迨覺其不職立斥之而不稍一迴護也帝之用人明斷類如此乙未五月湘臬王廉擢授皖藩閏五月初十日到京召見於南海勤政殿帝問湖南地方何如對曰近尙安謐惟伏莽遍地接連川廣可憂也又問汝從何路來京對曰航海問海上安靖否對曰和議已成輪船便可暢行矣帝悽然動容曰國事竟至於此如何是好又問以富強之策王云裁綠營節冗費使無用歸有用帑不虛糜兵無坐食則餉足而兵自強總之以得人爲歸帝問海防事王對海防不止防一日本防日之地又不止一處中外失和愈防愈難惟皇上慎之而已帝稱善後十餘日請訓時帝復以課吏理財相勗據此則所云光緒帝不曉

事之說。其爲太后左右所媒孽。蓋可知矣。

吳可讀日記之補錄

同治帝歿後。關於立嗣問題。吳可讀之遺奏遺函。前已錄之矣。茲搜得關於英法聯軍入北京。文宗北狩熱河時。吳可讀先生之日記。錄之。以供閱者參考焉。日記云。庚申七月。自慈親得病起。五六日間。即傳夷人已到海口。所有內外一切章奏。概不發抄。以致訛言四起。人心惶惑。然猶未移徙也。時皇上方病。聞警擬北狩熱河。懿貴妃與僧王均以爲不可。且謂洋人必不得入京。初一日至初十日。慈親得腹瀉之症。初諭家中人。不令不孝知。不孝由署回寓。偶見儿上藥方。始知病狀。然猶以爲年年偶犯耳。即令請劉醫診視。以平日多用疎通劑見效。故聽其用藥。不孝本不信劉醫。因自咸豐三年至今八載。宅中自慈親以次得病。請渠一診。服藥即見功效。以故慈親及家中人。無一不深信劉醫者。而孰知禍胎卽兆於此乎。嗚呼。昔人謂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不孝不知醫。以致遭此危難。禍及慈親。雖百身亦奚贖乎。此十日內稍稍有遷徙者。緣海口接仗失利。我軍傷亡。且傷一總兵官。北塘兵潰。砲台爲夷人所有。

耳。十四日。不孝見慈親病勢有增無減。心中焦灼。卽請病假十日。不孝因慈親抱病。中外邊一切事情。令家人不得告知慈親。不孝日在慈親前勸慰。安心靜養。自是日以後。海口消息日緊。一日居民遷徙出京者。遂紛紛不止矣。十七日。李敏齋大令前赴安徽大營。來宅辭行。知慈親臥病。索看劉醫藥方。大不以其藥劑爲然。且言必遭其禍。卽親自診脈立方。中用石膏。不孝稟知慈親。慈親勉強服用。夜間頗覺氣短。不孝着急。於五更卽將敏齋接來一診。據敏齋言並非藥誤。請寬懷斷無妨碍。慈親謂還是劉醫方吃得平穩。不孝只得仍請劉醫。照常用疎通劑。因不孝屢與劉醫爭論。言老年人豈可如此剋削。以後如檳榔枳實等品。始開除不用矣。惟用固氣畧畧。疏通方。十九日不孝將壽木由富壽板廠取回。令其在宅內鳩工興作。二十日做成。仔細查看。花板料最是難得寬厚。此則邦足三寸餘底蓋足五寸。且樣子極其好看。不意拚湊。反得全美。據匠人言。此刻若在京中買此棺木。恐非千餘金不可。適辛三爺亦來。云可值八百金。不孝以此事已成。畧覺如願。二十一日。叫孔漆匠來宅。先鑽靠

木生漆一遍。先做裏。用漆二斤餘。是日李裁縫約來六人在宅。支案做壽衣。買綢緞等物。二十五日夜間。將貂襖做成。不孝因見慈親精神尙不大減。遂將蟒襖霞帔暫且不做。是時城中閔傳夷人已到通州。定於二十七日攻城。居民紛紛移徙矣。廿七日。用漆裏灰細布一遍。是日我軍拿到夷目巴夏哩等九人。禁刑部監。於是京中鼎沸。聖駕有出巡之說。朝內大臣具摺奏留。摺奏俱留中不發。凡在京滿漢大小官員。眷口及財物。無一不移出京城者。然大生意如布巷前門一帶舖家。尙未搖動。此數日慈親病症無增無減。不孝於廿四日。又續假十日。八月初一日。用漆裏細布一遍。慈親自七月底以後。劉醫則以益脾助氣方劑日日進之。然總未見腹泄稍止。初四日慈親于早間呼不孝進前。執手嗚咽曰。我病必不能好。可給我預備。我由今日不想飲食矣。不孝心如刀割。急呼李裁縫復到宅中。由源豐賒來蟒襖霞帔料。約人做成。是日潘季玉世叔。同楊劍芝孝廉到寓。據劍芝言。病勢過重。必須固住下泄。方能有轉機。立方用赤石脂餘藥皆瀉下之劑。不孝稟知慈親。慈親生氣。執意不肯服此

方。至夜五更。慈親大便一次。首覺神氣清爽。人人皆喜。即慈親下瀉病勢遂完。遂命

呢被子太重。即令做裏面並被單。皆用綢子做好。慈親言。雖然輕暖。然大覺過分。汝祖母汝父。何曾用過此來。言訖淚下不止。此時人心惶惶。移徙出京者。日見其多。彰儀城門已閉。並東面一帶城門皆閉。初七日。我軍與夷兵戰于齊化門外。我軍馬隊在前。且均係蒙古兵馬。並未打過仗。一聞夷人槍砲。一齊跑回。將步隊冲散。自相踐踏。我兵遂潰。夷人逼近城邊。先是親王及御前諸公。屢勸聖駕出巡。聖意頗以爲然。但格于二三老成者。在朝交章勸止。故有並無出巡之諭。且明降諭旨。有能殺賊立功。立即賜賞等語。故人人皆以爲出巡之舉。已中止矣。初八日早。聞齊化門接仗失利之報。聖駕倉皇北巡。隨行王公大臣皆狼狽莫可名狀。若有數十萬夷兵在後追及者。然其實夷人此時所離尚遠。園中毫無警報。不知何以如此舉動。當皇上之將行也。懿貴妃力阻。言皇上在京。可以鎮懾一切。聖駕若行。則宗廟無主。恐爲夷人踐毀。昔周室東遷。天子蒙塵。永爲後世之羞。今若遽棄京城而去。辱莫甚焉。初九日慈親泄仍未止。商之劉醫。將楊劍芝藥方試進半劑。連進兩劑。稍止。後仍不能止。從此

不起矣。嗚呼。十二日早間。慈親大泄不止。再進固濟之藥。已不能咽。急將李裁縫叫來。將衣服套好。所有應用雞鳴枕。並被褥等物。速爲料理。至是夜亥時。竟棄不孝而長逝矣。嗚呼。痛哉。呼天搶地。究復何益。自恨素不諳醫。爲人所誤。此罪萬死不能贖也。不得已。飲泣料理一切。先將中衣命內人等穿好。上用套好之白縐大衫。灰色縐夾襖。藍緞綿襖。天青緞綿褂。上用蟒襖霞帔。補服釘在霞帔上。加上玉帶。掛上琥珀朝珠。將金扁簪紮在頭上。然後戴上鳳冠。用大紅表裏褥子。鋪在床上。將慈親安頓穩妥。頭枕雞鳴大紅緞枕。安在上房正中。是日家家閉戶。並無相好一人到宅者。十三日。先將棺內拭淨。用大紅洋布八尺。鋪在底上。用薄薄一層土子灰。將洋布裹住。灰使灰不粘棺木。用天青緞長墊套在七星板上。然後將表裏大紅緞褥。欸欸盛住入棺。周圍上下。用通草包墊好。使不能動。蓋上綢裏面大被。然後將大紅表裏被蓋上。子蓋緊緊扣住。于是日申刻封棺訖。是時街上荒亂。無人來往。適門生楊柳岑。水部來宅。渠已于七月丁內。艱言目下消息不好之至。渠已將母柩用錢暫買龍泉寺。

其內係金銀。則害事不小。况夷人多疑。一入城。家家必須搜到。前入廣東省城。亦是如此。不可不慮。十四日。彰儀門開。不孝步行到阜成門外九天廟。見正房尙空一間。令和尙先站定。回宅後。思想九天廟一帶。安靜之至。擬將靈柩送去暫安。不孝守伴慈柩。將眷口送至霸州門生高摘艷處。但主見亦未定。是時內外十六門。只開西便彰儀兩門。前三門自初八日關閉後。至十一日始開順治一門。內外城移徙者。幾千城門不能容。前未移徙各家。至此亦盡移徙外出。然小生意及手藝人。雖已盡走。而大生意各行尙未移動也。二十一日。用八人將慈柩送至九天廟安頓。不孝步行出城。是夜覺得城外比城內安靜好多。二十二日早間。進城到城門口。幾擁擠不能行矣。二十三日出門。見街上人三五一堆。俱作耳語。街道慌亂之至。至午後。忽見西北火光獨天而起。聞傳夷人已撲海甸圓明園一帶矣。我兵數十萬。竟無一人敢當者。夷兵不過三百馬隊耳。如入無人之境。真是怪事。僧邸勝保帥二軍已退至德勝門外。自廿四日以後。京中大生意。如布巷。前門綉緞鋪及綿花各項日用。車裝駝載。不

可復止矣。車價愈貴。移徙者愈多。即下至貧民。亦用推車或驢頭裝載出京。是日恭邸于早間差弁到夷營送願和照會。該弁行至夷營。見其持鎗相向。懼而馳回。二十四日以後。城北日見烟起。緣夷人到園後。先將三山陳設古玩。盡行擄掠一空。復用火焚燒。藉口亂兵燒燬。復出告示。張掛各處。若和議不定。準于二十九日午刻攻城。居民務須遠避。勿致玉石俱焚等語。以致居民愈恐。無一不思出京者。是日車駕已安抵熱河。皇上下諭。言外兵深入。未克自裁。良用愧恨。傳言皇上有病。而親王載垣。及端華。謀攝朝政。若皇上崩。則懿貴妃等。將爲皇太后。但貴妃與載垣等有隙。諸人多讒貴妃于帝前云。二十六日。不孝在九天廟。探問外邊夜間情形。俱言安靖無事。惟日日過兵。九天廟卻未住兵。二十九日早間。榮兒進城來。言九天廟內已被天津兵丁住滿。合家惶恐。不孝急到廟內。見係我兵。始放心。惟時僧邱及勝帥俱札營西北一帶。距廟甚近。倘一開砲。俱成紛碎。况慈柩更爲不妥之至。乃向杠房約定九月初二日起程赴省。到劉醫藥鋪。有推車數輛。每輛六金。可到保定。隨定四輛推車。裝

人而已。是日王大臣已將巴夏哩等以禮送回夷營矣。洋人方至營。而熱河急詔至。命恭親王盡殺之。以示不屈之意。懿貴妃既主持殺洋人于前。則此次之詔。或亦貴妃之意也。九月初一日早間。彰儀門未開。不孝坐車到西便門出城。人車擁擠。不能行走。不孝令車後來。自己步行出門。幾乎碰殺矣。隨到九天廟。令其將行李收拾。將做成藍布綿棺套。自己套上。正合式之至。不孝進城料理一切。到槓房告知。定於初二日起身。推車亦送給起身信息。是日城外慌亂之至。自二十九日。梁海樓大司農亦攜其如夫人與行李到九天廟居住。至初一日。竟未入城。朝中大臣可知矣。初二日早起。不孝即出城。時槓房人夫並推車已到。即將推車裝行李四輛。並無人坐地步。隨將慈柩用八人抬上。言明係龍槓。臨時受其愚弄。竟未用中心大槓。只用小槓八人扛抬。不孝一時匆忙。未及細看。業已起身。即令內子並三弟妻金印坐自己單套轎車。榮兒步行隨走。倉皇起身。狼狽之狀。慘不可言。不孝亦不忍多睹。只得聽其如此。惟慈柩總要求妥當。其餘均所不計。打發起身後。一路步行回城。思想榮兒十

五歲。並未步行上過路。當其時。推車一輛。令龔三拉。繚追趕。幸是日出城。有車行。不。真。未免抬上時。顛播過甚。初二日一早。到槓房。大鬧數次。伊總言換槓而行了。及崔榮等由保定回京。據言並未換槓。路上亦未接得信函。槓房可惡之至。然已上了他船。無可如何。且據榮兒來信。並崔榮說。一路槓頭陳姓。狠操心。靈柩走得平穩之至。並未見得顛播。到保定後。將毡套層層揭開。棺木並未受一點磨擦。自初二日慈柩及眷口起程後。京中夷人已入城內。訛言四起。人人自危。內城旗人未經移徙者。至此均將眷口移至南城店內居住。流離顛沛之狀。目不忍睹。有御史某上奏。言奸人瑩惑帝聽。倉惶北狩。棄宗廟人民于不顧。以致淪陷於夷。請速回鑾云云。自初間起。日日聞得與夷人換和約未成。或由恭邸不肯出見。或因夷人所說難從。總未定局。居民愈覺不安。初六日。英人來照會云。我國太無禮。致將伊國人虐死五人。索賠銀五十萬兩。適俄人亦來照會云。聞得英人索賠五十萬金。伊願說合。令我們少賠。恭邸以此事即使說

語。然當固閉時代。上奏之言。不無有。今昔時代不同。故也。茲錄其奏。以供閱。奏中請定。以顯朝廷宏量事。竊自各國使臣齎呈國書。請覲以來。臣工會議。條奏紛陳。初則爭以。繼又爭以跪拜與不跪拜。相持不決者。近半年矣。臣竊與二三同志小臣。以此何大事。而直舉國紛紛若是乎。夫中外禮俗異。各國之君主。由其臣民廢之。若奕棋。此臣所聞也。其在京者。出門時。婦人前行。或乘輿。而男子爲之執役。此臣所見也。觀其條約。無慮數十。幾近萬言。間有一語。道及親親尊賢。國之九經。否曰。無有也。則有一字。道及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否曰。無有也。不過曰。某項有利。某項於中國亦有利。以利自處。而又以利誘人國。彼以工商藝術爲首圖。綱常則闕焉弗講。若全強。立倫之禮。是猶聚犬馬羊豕于一堂。而令其蹈舞賡颺也。然即得其一跪一拜。亦豈爲朝廷榮。即任其不跪不拜。亦豈爲朝廷辱。而議者之意。則以必須如此鄭重。再四而後始允者。彼將曰。中國於此等小事。尙不肯輕以與我。則大於此者。更無望矣。於是

要求無已之心。自能而愈息。則我之勢。而彼之勢。臣景以爲我之。而彼之。

重者在跪拜。而忌在不跪拜。所畏者在用兵。則逆吾所重。益吾所忌。而示我以所畏。蓋我之勢一弱。彼之計無施而不可矣。臣聞之俄人於前歲由伊犁而入新疆。自東而南。而西。包我中國一萬餘里。侵疆拓土。創千古外夷入中國未有之奇局。其措置甚大。其處心積慮甚深。甚毒。諸臣不彼之慮。而慮此乎。諸臣以爲各國不從中國禮節。即足爲中國羞。而臣以爲各國若從中國禮節。更足爲中國害。自古國家大局。時與勢二者而已。度吾時未可與爭。勢未可與較。則當別求吾自強之道。而暫行吾權宜之計。昔子貢問政於孔子。子告以足食。足兵。民信。迨子貢以必不得已進而去請。孔子曰。去兵。又曰。去食。蓋聖賢謀人家國。動出萬全。斷無鹵莽從事之理。去之云者。平時必有一番經濟作用。成竹已早在胸。並非直至不得已時。而始倉皇失措。出此束手無策語也。此次外夷入覲。諸臣於初議時。即應權其輕重。外審之彼。內揆之己。度其事可以一爭。雖細事亦必不許。爭之必得而後已。若預料吾之時勢。必不能爭。而其事亦不足以爭。則即宜占以先著。於許其進見時。無須俟彼啓齒。一併慨然許。

以代爲奏請。免其行中國跪拜之禮。既不會輕假彼之以名器。亦不爲示弱於外夷。豈不光明正大爲夷夏忻服耶。乃始則沾沾於一見。既無以善其前。繼則斤斤於跪拜。又無以持於其後。終爲夷人挾制。無一不俯首而從。猶之與人也。出納之吝。謂之有司。是犯四惡之所屏。而蹈昔日津門辦理交涉諸臣之覆轍也。臣小臣也。竊爲朝廷惜之。今已奉旨覲見有日矣。竊於萬分無可挽回之中。求一猶爲彼善於此之策。惟有仰祈我皇上斷自宸衷。申飭諸臣爭執禮節之非。外邦使臣本非吾國臣子。何必令行吾國禮節。倘令行之。或有失儀。既使各國失來見之誠。中國亦未爲得懷柔遠人之法。且卻至當堂聞笑。未必不因羞變怒。激成衅端。是弭衅而反以起衅也。莫若特諭各國使臣不必行吾中國跪拜禮。臨時即有失儀。概從寬免。我大小臣工亦不得執此曉曉。復行爭辨。以不屑與較之心。壹行以大度包容之量。並請明降諭旨。宣示各國。暨我中外臣民。使知此係我皇上格外體恤。力卻諸臣之議。特旨允准。倘各國因此而遂其挾之心。事事瑣瀆面請。強中國以必不可從。則又不能奪諸臣

足較也。此時不必較也。抑臣更有請者。被狡詐百出。進見時難保其必不有言。此則諸王大臣諒已兼籌熟計。必不致臨時張皇。又復一誤再誤。著著後人也。臣生長甘肅。邊鄙愚生。不知大計。意切言狂。重封密進。自知罪當萬死。臣不勝誠惶誠恐。謹奏。此摺遞上。硃諭批出。略云。所奏甚是。已有旨許各使臣進見。准其行本國之禮矣。朝廷懷柔遠人。且嚴中外之辦云。

慈禧之始終信任醇王及當時之奏疏並諭旨

恭親王既罷。醇親王即入軍機掌樞要。最爲太后所倚任。王則小心翼翼。始終無過失。光緒帝既即位。王爲帝生父。上奏懇請開去各項差使。畧云。初聞己子被選。震懾失次。不知所爲。歸府之後。心猶戰慄。神經瞽亂。如夢如痴。兼之肝疾大作。焦灼無狀。懇祈開去各項要差。俾資調養等語。太后覽之。批交廷臣議奏。後議定允准開去各項差使。遇有要政。則應兩宮太后之諮詢。朝賀典禮皆不預焉。太后萬壽。在便殿行禮。不隨衆臣朝賀。其親王之爵。則世襲罔替。向所管之神機營。海軍衙門。即歸奕劻

接管云。時王所最注重者。神機營練兵是也。神機營制。每歲春秋。馬步各隊分赴南苑駐紮。操演行陣。王亦隨之赴苑。駐節德壽寺。親自閱操。奏調幹練之員。委辦文案。營務一切事宜。營制甚嚴。數十年無空額弊。當時之全營翼長。即榮祿也。王自退閒。休養未幾。太后復下一諭云。軍機處遇有緊要事件。仍著會同醇親王奕譞商酌辦理。俟皇帝親政後。再降懿旨云云。此諭既下。不獨定制破消。且伏後日無窮之患。醇親王爲帝之父。使帝父爲軍機處首領。而與穆宗立嗣之舉。恐致搖動。尤恐諂媚者。種種逢迎詭計。從此發生。事關國家安危。於是詹事府左庶子盛昱。奏請收回成命。言極迫切。疏中有云。軍機處爲政務總匯之區。不徒任勞。抑且任怨。醇親王怡志林泉。迭更歲月。驟膺煩鉅。或非攝養所宜。况乎綜繁曠之交。則悔尤易集。操進退之權。則怨讟易生。在醇親王公忠體國。何恤人言。而仰度慈懷。當又不忍使之蒙議。伏讀仁宗睿皇帝聖訓。嘉慶四年十月二十二日。奉上諭。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理入值。

醇親王在軍機處行走者。正月初間。因軍機處事務較繁。是以暫令成親王永理入值。

三官和車吳有以而賞賞無可力者通而書書月不亦復以見而亦不
謨深遠。萬世永遵。恭親王參贊密務。本屬權宜。况醇親王又非恭親王之比乎云云。
右庶子錫鈞亦上奏一摺。略云。所慮者。軍機處爲用入行政之樞紐。權勢所在。亦怨
讟所叢。醇親王旣預其事。則凡緊要事件。樞臣會商。即非緊要事件。樞臣亦須商辦。
若令醇親王時入內廷。聖心固有未安。若令樞臣就邸會商。國體亦有未協。伏懇收
回成命。仍遵前旨。遇有緊要事件。皇太后隨時召見醇親王諮詢。再交樞臣酌定云
云。趙爾巽亦奏云。今令樞臣會同醇親王商辦緊要事件。固不能羣詣王府取決機
宜。若徑入軍機處。則與諸臣何別。另設值廬。又非慎密之道。懇請收回成命。遇有緊
要事件。皇太后總攬宏綱。虛衷諮訪。以收實效。醇親王仍可於召對時。隨事納忠。正
不必有樞臣商辦之名。始爲有益云云。太后閱奏。遂又降一諭旨。
諭曰。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左庶子盛昱。右庶子錫鈞。
御史趙爾巽等奏。醇親王不宜參預軍機事務。各一摺。並據盛昱奏稱嘉慶四年十
月仁宗睿皇帝聖訓。本朝自設立軍機處以來。向無諸王在軍機處行走等因。欽此。

聖謨深遠。允宜永遵。惟自垂簾以來。揆度時勢。不能不用親藩。進參機務。此不得已之深衷。當爲在廷諸臣所共諒。本月十四日。諭令醇親王奕譞。與諸軍機會商事件。本爲軍機處辦理緊要事件而言。並非尋常諸事。概令與聞。亦斷不能另派差遣。醇親王奕譞再四推辭。碰頭懇請。當經曲加獎勵。並諭俟皇帝親政。再降懿旨。始以暫時奉命。此中委曲。爾諸臣豈能盡知耶。至軍機處政事。委任樞臣。不准推諉。希圖卸肩。以專責成。經此次剴切曉諭。在廷諸臣。自當仰體上意。毋得多瀆。盛昱等所奏。應毋庸議。欽此。觀此諭。可知當時老成謀國之言。不易入也。其後果有請尊崇醇親王以太上皇之號者。雖被駁斥。然至光緒帝親政時。復有覬覦藉增爵祿者。因請尊醇親王更爲崇高之名。即不啻請尊以皇帝之號也。太后斥之不准。其請亦保全醇親王之意也。時吳大澂上奏一摺。先稱醇親王管理海軍之功績。及其忠誠謙下之德。繼言王爲帝父。禮宜尊崇。用副國家以孝治天下之意。引孟子聖人人倫之至之言。又歷引史紀。宋之濮議。王珪。司馬光等。與歐陽修所議不合。高宗御批。以歐陽修之

三日。恭逢皇太后歸政之期。擬請懿旨。飭下廷臣會議醇親王稱號禮節。詳細奏明。出自我皇太后特旨宣示天下。以遂我皇上孝敬之懷。以塞薄海臣民之望云云。此摺既上。次日太后下一諭旨。

諭曰。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豫莊誠皇太后懿旨。本日據吳大澂奏請飭議尊崇醇親王典禮一摺。皇帝入繼文宗顯皇帝。寅承大統。醇親王奕譞謙卑謹慎。翼翼小心。十餘年來。深宮派辦事宜。靡不殫竭心力。恪恭盡職。每遇優加異數。皆再四涕泣懇辭。前賞杏黃轎。至今不敢乘坐。其秉心忠赤。嚴畏殊常。非徒深宮知之最深。實乃天下臣民所共諒。自光緒元年正月初八日。醇親王即有豫杜妄論一奏。內稱歷代繼統之君。推崇本生父母者。以宋孝宗不改子稱秀王之封爲至當。慮皇帝親政後。僉壬倖進。援引治平嘉靖之說。肆其奸邪。預具封章。請俟親政時。宣示天下。俾千秋萬載。勿再更張。其披瀝之忱。自古純臣居心。何以過此。此深宮不能不嘉許感歎。勉從所請者也。茲當歸政伊始。吳大澂果有此奏。若不將醇親王原奏及時宣示。則此後

邪說競進。妄希議禮。王原奏發抄。俾中外臣民咸知我草降。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之徒。更何所容其覬覦乎。將此通諭中外知之。欽此。醇王原奏。於光緒元年所上。大略所言承繼問題之事。及申已志不願領受殊榮。使諂媚無恥之人。及心懷覬覦之輩。結納私黨。以相託附。且言他日或有奸佞之徒。曲意獻媚。妄言欺上。藉以獵高位者。則猜忌攻訐之事以起。不可不預防云云。光緒十六年醇王染病。漸至沉重。適有御史上奏以孝道爲言。請太后皇帝親臨視疾。太后批斥之。然雖批斥。太后皇帝亦皆往王邸視疾。蓋醇王始終爲太后信任。待之優厚。殊於他王。光緒十六年十一月二十一日醇王薨逝。太后極爲悲悼。帝尤哀慟。帝性純孝。當醇王病篤及薨逝之時。帝駕日臨王邸。視疾盡哀。王薨後諭旨甚多。不及備載云。

彭雪琴除弊遺聞

彭雪琴。湖南人。長江木商。是督。巡閱五省。請清盜匪。登叙吏治。一時稱極盛。

隨。周巡湘鄂贛皖蘇滬之間。溽暑時巡閱至安徽某縣。該縣令體肥不勝暑。使壯丁輪流負肩輿驅走。以消暑氣。輿夫以此科派鄉愚。借求津貼。邑人苦之。公至。鄉民呈控者雜沓來。公即帶一丁仍着其翦笠輕衫。赴該縣令消暑處。携卷坐小樹蔭中閱書焉。抵午該令又乘肩輿驅走如前。忽見公輕衫翦笠。默坐觀書。心異之。詢知爲公也。即跪於旁。公故作未見狀。觀書如故。某令跪於烈日中。汗如雨下。移時。公知其苦不能耐。亦足以戒也。乃佯驚曰。汝何人。乃葡萄於此。某令稱。跪接大人。公曰。汝一縣之長吏。親民官也。故曠民政。逢迎上峯。是尸位也。遂咨明皖撫奏參革職云。

適公巡至江北。清江浦某稅員賣放奸商應稅貨。公扮爲商賈狀。以貨試之。某稅員果遣親信稅丁至。私議規費。公故作痴騃狀。得其手據確證。遂置諸法。關吏聞之。皆吐舌。再不敢舞弊云。

✽甲午慶辰萬壽及中東起衅之紀略

慈禧太后六十慶辰萬壽。中外紛紛祝嘏。北京由大內至頤和園。沿途蹕路。分布點

景。按段搭建。已將落成。而中東
失和起衅。頤

諭曰。朕欽奉慈禧端佑康頤昭預莊誠壽恭欽獻崇熙皇太后懿旨。本年十月予六
旬慶辰。率土臚歡。同深忭祝。屆時皇帝率中外臣工詣萬壽山行慶賀禮。自大內至
頤和園。沿途蹕路所經。臣民報效。點綴景物。建設經壇。予因康熙乾隆年間歷屆盛
典崇隆。垂爲成憲。又值民康物阜。海宇乂安。不能過爲矯情。特允皇帝之請。在頤和
園受賀。詎意自六月後。倭人肇釁。侵予藩封。尋復燬我舟船。不得已興師致討。刻下
干戈未戢。征調頻仍。兩國生靈。均罹鋒鏑。每一念及。憫悼何窮。前因念士卒臨陣之
苦。特頒內帑三百萬金。俾資飽騰。茲者慶辰將屆。予亦何心侈耳目之觀。受臺萊之
祝耶。所有慶辰典禮。著仍在宮中舉行。其頤和園受賀事宜。卽行停辦。欽此。朕仰承
懿旨。孺懷實有未安。再三籲請。未蒙慈允。敬維盛德所關。不敢不仰遵慈意云云。

大東溝之役鄧世昌盡節之烈

甲午中東失和起衅。六月十一日李鴻章奉廷寄籌戰備。二十七日。布告各國。飭駐

日公使汪鳳藻撤旗歸國二十九日牙山失守葉志超退回平壤。捏報勝仗。時日本海軍由鴨綠江進攻大東溝。海軍提督丁汝昌知敵輪來攻。傳令兵輪大隊列陣作人字形。靖遠來遠。懷遠。綽遠。致遠。濟遠。超勇。揚威。廣甲。廣丙。各兵輪及水雷船。列成人字之兩翼。鎮遠定遠二鐵艦爲人字之首。并鴨綠江中諸戰船悉出助戰。俄而敵船大隊漸進。亦列一字營。一路鼓擊而來。不移時兩軍相對。槍砲齊發。勢如雷電。約戰兩時之久。勝負未分。致遠發砲擊中日輪名架把馬魯者。該輪帶傷逃遁。日輪開砲還擊。致遠船身疊受重傷。勢將沉溺。其管帶鄧世昌料不可救。思得併命之法。奮力開足汽機。向日輪飛馳撞去。意在同沒於江。未至而沉溺焉。船中官弁二百五十人。同時殉難。盡節之英烈。中外罕見云。同時經遠兵輪被日輪圈出。船中著彈。火勢陡發。管帶林永升發砲以攻敵。激水以救火。依然有條不紊。遙見一日艦似已受傷。即鼓輪追之。日艦放水雷相拒。閃避不及。遽被轟裂。死難者亦二百七十人。噫。慘矣。至管帶濟遠之方伯謙。是日兩陣甫交。即先挂本船已受重傷之旗。以告主將。旋因圖遁之故。亦被日船劃出圈外。致經兩船與日輪苦戰。方伯謙置而不顧。手足無措。

遂誤至水淺處。時
威遭此橫逆死者

令縛伯謙軍前正法云。同時效方伯謙者。有廣甲一艦。逃出陣外。只防後追。不顧前路。遂誤撞於島石。爲日軍發水雷轟碎之。陣中自經遠致遠。揚威超勇沈沒。濟遠逃。廣甲被轟。其與日艦支持者。僅七艘耳。是役也。華軍所喪五輪。日本軍艦或亦多受重傷。而中日兩軍鏖戰。竟至五點餘鐘之久。西人觀戰者皆嘖嘖稱讚。即敵人亦莫不起敬焉。及劉公島一役。食盡援絕。或降敵以全生靈。或身殉以全大節。蓋前後死難者。鄧世昌。林泰增。丁汝昌。劉步蟾。張文宣。其雖死所不同。而忠節仁義各行其是。咸有男兒之概。君子愍之。其平壤之役。猶有左寶貴。馬玉崑等。一二日之劇戰。是李鴻章部下之人也。敵軍死傷相當云。其後欲恢復金州海城鳳凰城等處。及防禦蓋平。前後幾度。皆曾有與日本苦戰之事。雖不能就。然固已盡力矣。主之者實宋慶。亦李鴻章舊部也。是固不足以償葉志超。衛汝貴。黃仕林。趙懷業。龔照璵等之罪。然以此諸吳大澂之出勸降告示。未交鋒而全軍崩潰。桂公之聞演水雷聲而遁者爲

亦不知彼。若以爲殺李鴻章即可萬事皆平。御史聞風奏事。時安維峻奏參李鴻章一摺。不論其奏中措詞是否失實。惟忠臣義士各行其是而已。茲錄其摺如下。

奏爲李鴻章平日挾外洋以自重。今當倭人犯順。自恐寄頓倭國之私財付之東流。其不欲戰。固係隱情。及詔旨嚴切。一意主戰。大拂李鴻章之心。於是倒行逆施。接濟倭人煤米軍火。日夜望倭人之來。以實其言。而於我軍前敵糧餉火器。則有意勒扣之。有言戰者動遭呵斥。聞敗則喜。聞勝則怒。淮軍將領。望風希旨。未見賊先退避。偶遇賊即驚潰。李鴻章之喪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屢言之。臣不復贅陳。惟葉志超。衛汝貴。均以革職拿問之人。藏匿天津。以節署爲遁逃藪。人言嘖嘖。恐非無因。而於拿問之丁汝昌。竟敢代爲乞恩。並謂美國人有霧氣者。必須丁汝昌駕駛。此等怪誕不經之說。竟敢直陳於君父之前。是以朝廷爲兒戲也。而樞臣中竟無人敢爲爭論者。良由樞臣暮氣已深。過勞則神昏。如在雲霧之中。霧氣之說入而具化。故不覺其非耳。張蔭桓。邵友濂。爲全權大臣。尙未明奉諭旨。在樞臣亦明知和議之舉。不可對人言。

既不能以生死爭。復不能以利害爭。只得爲掩耳盜鈴之事。而不知通國之人。早已皆知也。倭人與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鴻章之子李經方爲全權大臣。尙復成何國體。李經方乃倭人之婿。以張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若令此等悖逆之人前往。適中倭之計。倭人之議和。誘我也。彼既外強中乾。我不能激勵將士。決計一戰。而乃俯首聽命於倭人。然則此舉非議和也。直納款耳。不但誤國。而且賣國。中外臣民。無不切齒痛恨。欲食李鴻章之肉。而又謂和議出自皇太后。太監李蓮英實左右之。此等市井之談。臣未敢深信。何者。皇太后既歸政皇上。若仍遇事牽制。將何以上對祖宗。下對天下臣民。至李蓮英是何人斯。敢干政事乎。如果屬實。律以祖宗法制。李蓮英豈復可容。惟是朝廷受李鴻章恫喝。不及詳審。而樞臣中或係私黨。甘心左袒。或恐李鴻章反叛。姑事調停。而不知李鴻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軍將領。類皆貪利小人。絕無伎倆。其士卒橫被剋扣。皆已離心離德。曹克忠天津新募之卒。制李鴻章有餘。此其不能反之實在情形也。若能反。則早反矣。既不能反。而

猶事事夾制朝廷。流毒愈旨。彼其心目中。不復知有我皇上。並不復知有我皇太后。

胡。敢。以。靈。氣。之。詭。劇。侮。之。也。臣。實。取。之。惟。冀。皇。上。赫。然。震。怒。明。正。李。鴻。章。跋。扈。之。罪。布。告。天。下。如。是。而。將。士。有。不。奮。興。倭。人。有。不。破。滅。者。即。請。斬。臣。以。正。其。妄。言。之。罪。祖。宗。鑒。臨。臣。實。不。懼。用。是。披。肝。膽。冒。斧。鑕。痛。哭。直。陳。不。勝。迫。切。待。命。之。至。謹。奏。此。摺。既。上。帝。下。諭。斥。之。朝。命。既。下。安。之。剛。直。之。聲。忠。盡。之。氣。已。彪。炳。乾。坤。矣。茲。錄。諭。旨。如。下。近。因。時。事。多。艱。凡。遇。言。官。論。奏。無。不。虛。衷。容。納。即。或。措。詞。失。當。亦。不。加。以。譴。責。其。有。軍。國。緊。要。事。件。必。仰。承。皇。太。后。懿。訓。遵。行。此。皆。朕。恪。恭。求。治。之。心。天。下。臣。民。早。應。共。諒。乃。本。日。御。史。安。維。峻。呈。進。封。奏。託。諸。傳。聞。竟。有。皇。太。后。遇。事。牽。制。何。以。對。祖。宗。天。下。之。語。肆。口。妄。言。毫。無。忌。憚。若。不。嚴。行。懲。辦。恐。開。離。間。之。端。安。維。峻。著。即。革。職。發。往。軍。台。效。力。贖。罪。以。示。儆。戒。原。摺。著。擲。還。安。遣。戍。張。家。口。聞。大。俠。王。五。保。護。前。往。云。中。日。失。和。肇。衅。帝。深。恥。敗。於。日。本。時。恭。親。王。復。出。入。居。樞。府。力。主。和。議。特。派。張。蔭。桓。邵。友。濂。講。和。於。日。本。張。邵。抵。馬。關。而。與。日。本。全。權。大。臣。陸。奧。宗。光。伊。藤。博。文。訂。議。所。開。節。略。皆。事。關。重。大。張。邵。不。能。作。主。凡。事。必。電。總。署。日。政。府。輕。之。伊。藤。深。以。爲。不。便。即。電。清。政。府。請。另。簡。重。臣。爲。使。以。便。和。議。早。成。清。廷。遂。派。李。鴻。章。出。使。並。授。爲。全。權。

大臣李途帶同參議李經芳。及參贊繙譯等乘輪東渡。抵馬關。與伊藤博文。陸奧宗光開議。首議停戰條件。日本首提議以大沽。天津。山海關。三處爲質。辯論移時。不肯少讓。乃更議暫擱停戰之議。即便議和。伊藤言。既若爾。則須將停戰之節略撤回。以後不許再提及。彼此磋磨。兩次會議不決。至第三次會議。歸途中突遇刺客。以槍擊李鴻章。中左額。槍子深入左目下。一暈幾絕。日官聞警。來問狀者絡繹不絕。伊藤陸奧亦躬詣慰問。謝罪甚恭。憂形於色。日皇及舉國臣民。同深震悼。遂允將中國前提出之停戰節畧畫押。口舌所不能爭者。藉一槍子之傷而得之。於是議和前一節略。有端緒。當遇刺之初。日皇遣御醫軍醫來視疾。衆醫皆謂取出槍子。創乃可瘳。但須靜養多日。不勞心力方妥。李慨然曰。國步艱難。積局之成。刻不容緩。予焉能延期以誤國乎。甯死無割取之。明日或見血滿袍服。李曰。此血所以報國也。舍予命而有益於國。亦所不辭。其忠憤之氣。愛國之誠。令人追憶不置也。聞當被刺後。電報遙傳。各國聞之。聞安電報竟至千餘件。李之名高望重。爲中外所欽佩。於此可見一斑云。

已未四月。中東戰事結果。由俄法德諸國出爲調停。將全台割與日本。當時台人不服。羣奉唐景崧爲總統。作海外之屬國。而劉永福亦在台南死守。不肯退讓。時劉坤一以欽差大臣駐節唐山。唐景崧電求助兵餉。劉以和議已定。未便自開衅隙。台灣一隅能否自立。尙不可知。豈宜輕率取敗。遂派易順鼎赴台偵察情形。於五月初間啓程。抵滬時。即有滬關道劉康侯已接到台北失守電報。及易公行抵廈門。見台北潰兵充塞街巷。聞唐景崧已不知下落。劉永福堅守台南。中台尙未失。其時海船所渡皆係由台歸國之人。無一赴台者。易君竟附輪東渡。往謁劉永福。於台南鎮署。相對痛談時勢。劉深佩服易公胆略。遂通電唐山劉督。山東李撫。兩江張督。兩廣譚督。閩浙邊督。報知台南情形。並請即派易公駐台。而中台告急文書。竟日夕相逼而來。劉永福派吳彭年統四營赴中台救應。至則全軍覆沒。吳亦殉難。劉懇易回內求救。易即赴鄂與鄂督磋商。通電粵督譚鍾麟。又面商之江督張香濤。各督均知事不可爲。顧念劉永福一念忠誠。未可辜負。遂相與接濟餉銀。易歸報知劉永福。復回廈門。而台北逃民抵死不願臣日本。懇請易公暫駐廈門。遙制台北。作台北民選總統。此

亦我國民愛國思想。望也。時日兵均集於中台。台北一面頗空虛。台民擬。中兩路計畫已定。而劉坤一以利議已成。恐其在台復生風波。張制軍亦請旨令易回籍。八月二十四日。劉永福亦從台南敗回廈門。而台事乃不可問矣。有從臺北府署逃歸者。寓於上海。友人詢以臺灣事。據稱日人初至時。臺北激於一時。客氣招練民兵。公推署撫唐景崧爲總統。當時出於義舉。則人人悉有自由之心。民軍中毫無紀律。士兵粵勇互相交闕。焚燒臺庫。搶掠之事。尤數見不鮮。後日兵至台。唐以外敵進攻。內亂時起。兵不守法。外敵內患。斷難抵禦。遂棄職去。及台人探知唐逃。軍民鼓譟。土匪四起。台中紳耆欲舉劉永福繼總統之任。劉辭不受。惟堅守台南。日軍探知台地內亂。即從台北登岸。劉永福恐基隆有失。全台瓦解。即委林觀察率土勇守禦台北。自統黑旗軍移駐基隆。日軍連日進攻台北。土勇不能敵。而台北府山川險阻。土兵戰守。出沒無常。亦頗攪擾爲害。日人遂用勸撫之法。聲明台地係中國大皇帝情願割讓。載在條約。台民如能順服。日本國優待台民與日民等。又廣結士紳爲助。

台北遂安台北既定。日軍進攻基隆等地。劉永福結連生番洞主併力守禦。日軍連日攻打。皆未得手。日人以黑旗劉興生番併力。料難取勝。遂一面攻打基隆。一面圍困生番。生番衝突不出。被圍數日。糧草告竭。因而潰敗。劉永福退守台南。藥彈既罄。外無援軍。恐有疏虞。聲名大損。遂由台南退至廈門。繞道赴汕頭。抵香港。換輪赴省。城拜謁譚制軍鍾麟。時粵東水師提督缺出。譚欲任劉署理。劉已灰心仕進。堅辭之。買舟遄返粵西故里云。台灣自劉去後。全地皆失矣。

翁同龢能相原因及其回籍之餘聞

翁常熟能相爲戊戌四月二十七日。先是工部侍郎錢塘汪鳴鑾。吏部侍郎滿人長麟。每召對皆當上意。故時常召見。多所陳奏。太后聞而惡之。以其跡近離間。下諭即行革職。永不叙用。因而忌翁。以翁爲帝所親近。尤疑之。旋亦罷斥。蓋不欲其在帝左右也。茲將當時之諭旨錄下。

上諭協辦大學士戶部尙書翁同龢。近來辦事都未允洽。以致衆情不服。屢經有人奏參。且每於召對時。諮詢之事任意可否。喜怒無常。詞色漸露。實屬狂妄任性。斷難

勝樞機之任。本應查明究辦。予以重懲。姑念其在毓慶宮行走有年。不加嚴譴。翁同龢著即開缺回籍。以示保全。欽此。戊戌八月政變。復坐以舉康有爲之罪。以帝名下一諭旨。茲錄於下。

上諭翁同龢授讀以來。輔導無方。從未以經史大義剴切敷陳。但以怡情適性之書畫古玩等物。不時陳說。往往巧借事端。刺探朕意。自甲午年中日之役。主戰主和。甚至議及遷避。信口侈陳。任意恣惠。辦理諸務。種種乖謬。以致不可收拾。今春力陳變法。密保康有爲。謂其才勝彼十倍。意在舉國以聽。朕以時局艱難。極圖自強。於變法一事。不憚屈己以從。乃康有爲乘變法之際。陰行其悖逆之謀。是翁同龢濫保匪人。已屬罪無可道。其餘陳奏重大事件。朕間有駁詰。翁同龢輒怫然不悅。恫喝要挾。無所不至。詞色甚爲狂悖。其跋扈情形。事後追思。深堪痛恨。前令其開缺回籍。實不足以蔽厥辜。翁同龢著即行革職。永不叙用。交地方官嚴加管束。不准滋生事端。以爲大臣居心險詐者戒。欽此。翁原籍江蘇常熟縣。自罷斥後。至光緒三十年。老病而卒。翁秉性忠誠。不與常流同。中國之王公大員。既已退職。則置國事於不問。但求一己

安樂而已。翁則堅毅不屈。雖退職閒居。而爲國之心仍不少變。猶冀日後得復原職。以助帝重行新政。自奉嚴加管束之諭。心殊悒鬱。每月故拜知縣三次。外示謙畏。內實窘之。常跪謂縣官曰。老父台奉朝廷諭旨。嚴加管束同龢。故特來署聽候處分。以便父台奉行詔旨。縣官窘極。還禮不迭。曰。卑職不敢。老中堂請便。蓋翁曾爲軍機大臣。掌握重權。尊爲帝師。在上書房二十五年。最爲帝所親信。今雖削官。非出帝意。後日之事。殊難逆料。故縣官禮而敬之。翁除每月拜縣官之外。則以文字自樂。其家居信札。曾刊行於世。襟懷淡雅。書辭卓絕。士林悅服。雖罷官而家產無損失。足以娛老。以視身居樞府。勤勞國事時。苦樂懸殊矣。死後道德文章。流傳於世。敬慕者愈廣。片紙隻字。珍若拱璧。前聞其真蹟對聯一付。爭相購買。其價驟贈至百元云。

癸戌成變法之諭旨

甲午以後。光緒廿四年之初。太后以頤和園爲靜養之所。每歲由三月間幸園駐蹕。至秋後還宮。帝每五日起園請安一次。帝赴園皆乘轎。從不乘船。天晚亦必回宮。進城多至日落後。或有掌燈時駕始還宮。故當時之道差甚爲忙碌也。蓋太后雖在頤

之久。始得傳見者。自甲午失敗後。帝憤外難日迫。國勢阽危。銳意革新庶政。欲圖富強。光緒二十四年。遂下變法之諭。茲錄如下。

上諭數年以來。中外臣工。講求時務。多主變法自強。邇者詔書數下。如開特科。裁冗兵。改武科制度。立大小學堂。皆經一再審定。籌之至熟。妥議施行。惟是風氣尙未大開。論說莫衷一是。或狃于老成憂國。以爲舊章必應墨守。新法必當擯除。衆喙嗷嗷。空言無補。試問時局如此。國勢如此。若仍以不練之兵。有限之餉。士無實學。工無良師。強弱相形。貧富懸絕。豈真能制梃以撻堅甲。利兵乎。朕維國是不定。則號令不行。極其流弊。必至門戶紛爭。互相水火。徒蹈宋明積習。于國政毫無裨益。即以中國大經大法而論。五帝三王。不相襲。譬之冬裘夏葛。勢不兩存。用特明白宣示。中外大小諸臣。自王公以及士庶。各宜努力向上。發憤爲雄。以聖賢義理之學。植其根本。又須博採各學之切於時務者。實力講求。以救空疏迂謬之弊。專心致志。精益求精。毋徒

襲其皮毛。競騰其口說。務求化無用爲有用。以成通經濟變之才。京師大學堂。行省之倡。尤應自先舉辦。著軍機大臣總理各國事務王大臣會同妥速議奏。所有翰林院編檢各部院司員各門侍衛候補候選道府州縣以下各官大員子弟八旗世職各武職後裔其願入學堂者均准入學肄習以期人才輩出共濟時艱不得敷衍因循徇私援引致負廷朝諄諄誥誡之至意將此通諭知之欽此南海康公有爲甲午公車一再上書帝固心識之常熟曾力薦其才翁相罷官後張百熙徐致靖先後疏荐康才堪大任帝命召見康以日本改制維新之說進帝甚悅惟當時二品以上大員黜陟仍須詣園稟商太后帝不得自專且有諭凡二品以上官員授任之初當詣太后處謝恩故康僅以工部上事在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行走其門人梁啓超僅賞六品銜委辦譯書局事務而已閣部大員帝固無力去之也惟自康召見之後變法維新之論連翩而下御史中樞宋伯魯楊深秀條奏甚多茲將其參劾禮部尙書許應騾阻撓新政並許應騾明白回奏摺一併錄下

宋伯魯等奏臣伏讀四月二十三日上諭仰見皇上赫然發奮圖新自強而尤垂意

於學校外交兩事。此誠儲才之急務。保邦之遠猷也。臣維禮部爲學校總匯之區。總署乃外交鈐鍵之地。必得人以爲理。始措置之得宜。竊見禮部尙書總理各國事務大臣許應騤。品行平常。識見庸謬。妄自尊大。剛愎凌人。禮部爲文學之官。關係極爲重大。國家學校貢舉之制。多由核議。皇上既深維窮變通久之義。爲鼓舞人才起見。特開經濟特科。歲舉兩途。以廣登進。而許應騤庸妄狂悖。腹誹朝旨。在禮部堂上倡言經濟科之無益。務欲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然後其心始快。此外見有詔書關乎新政下禮部議者。其多方阻撓。亦大率類是。接見門生後輩。輒痛詆西學。遇有通達時務之士。則疾之如仇。皇上日患經濟之才少。而思所以養之。許應騤日患經濟之才多。而思所以遏之。臣不解其何心也。總理衙門爲交涉要區。一話一言。動易招衅。非深通洋務。洞悉敵情。豈能勝任。許應騤於中國學問。尙未能十分講求。何論西學。而猶鄙夷一切。妄自尊大。其於傷邦交而損國體。所關非細故也。臣以爲許應騤既深惡洋務。使之承乏總署。於交涉事件。一毫無所贊益。而語言舉動。隨在可以貽誤。宜令即行退出總理衙門。實爲慎重邦交之道。禮部總持天下學術。

方導諄誠諭。令天下講求時務。以救空疏迂謬之弊。而許應騤廁乎其間。日以窒塞風氣。禁抑人才爲事。致聖意不能宣達。天下無所適從。宜解去部職。以爲守舊誤國者戒。伏請皇上天威特振。可否將禮部尙書許應騤以三四品京堂降調。撤去總理衙門行走。庶幾內可以去新政之壅蔽。外可以免鄰邦之笑柄。所係似非淺鮮。云云。帝閱摺後。命許應騤明白回奏。下錄許應騤明白回奏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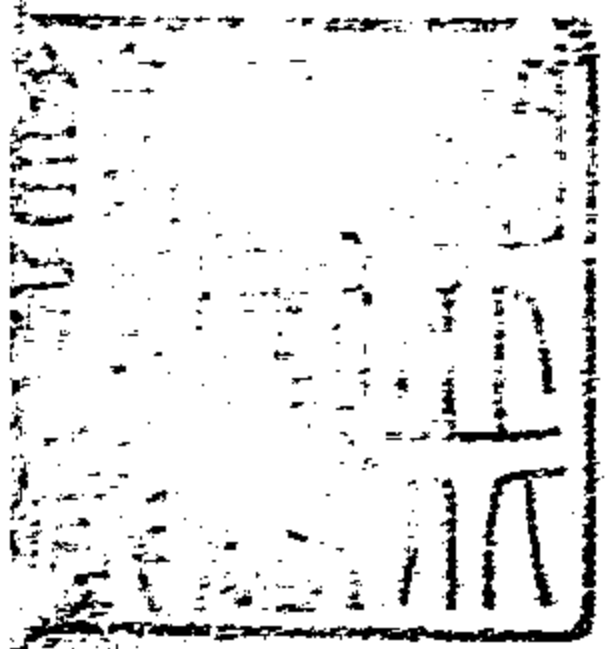
許應騤奏。本月初二日。內閣奉上諭御史宋伯魯。楊深秀奏。禮臣守舊迂謬。阻撓新政一摺。著許應騤按照所參各節。明白回奏。欽此。并軍機處抄錄原奏。交出到臣。俯思竊直之招尤。仰荷聖明之洞鑒。許自陳達。良深感悚。謹將被參各節。爲皇上縷晰陳之。如原奏謂臣腹誹朝旨。務使裁減其額。使得之極難就之者寡一節。查嚴修請設經濟科一摺。係下總署核議。臣與李鴻章等以其因延攬人才。轉移風氣起見。當經議准覆陳。若臣意見參差。可不隨同畫稿。何至朝旨既下。忽生腹誹。夫誹存於腹。該御史奚從知之。任意捏誣。已可概見。至歲舉中額。應由臣部妥議具奏。恭候欽定。臣維事關創始。當求詳慎。自古名臣著論。斤斤以珍惜名器爲要圖。况鄉舉一階。膠

即無行。迨還籍。旋里。屢次構訟。爲衆論所不容。始行。晉京。意圖俾進。終日聯絡台諫。夤緣要津。托詞西學。以聳觀聽。卽臣寓已再三干謁。臣鄙其爲人。概予謝絕。嗣在臣省會館。私行立會。聚衆至二百餘人。臣恐其滋事。復爲禁止。此臣修怨於康有爲之所由來也。比者飭令入對。卽以大用自負。向鄉人揚言。乃奉旨充總理衙門章京。不無失望。臣在總署。有堂屬之分。亟思中傷。捏造浮辭。諷言官彈劾。勢所不免。前協辦大學士李鴻藻。嘗論今之以西學自矜者。絕無心得。不過藉端牟利。借徑弋名。臣素服膺其論。今康有爲逞厥橫議。廣通聲氣。襲西報之陳說。輕中朝之典章。其建言旣不可行。其居心尤不可測。若非罷斥。驅逐回籍。將久居總署。必刺探機密。漏言生事。長住京師。必勾結朋黨。快意排擠。搖惑人心。混淆國事。關係非淺。臣疾惡如仇。誠如該御史所言者。原奏又稱臣深惡洋務一節。臣自承乏總署。已逾一載。平日仰蒙召對。輒以商務礦務製船製械等事。皆屬當務之急。屢陳天聽。請次第施行。臣是否望塞風氣。應亦難逃聖鑒。竊自膠事定議後。總署交涉事件。益難措手。倘徒爭以口舌。斷不能弭隱患。臣望淺才庸。自揣萬難勝任。惟有仰懇天恩。開去總署差使。俾息讒

同光遺事

謗。而免隕越。實爲厚幸。云

帝見許明白回奏摺。心頗不悅。惟不宣。遂封言事。禮部主事王照。疏陳四事。切於時局。並有請帝游歷各國等語。許應奏等抑之不爲代奏。堂司交關。事聞於朝。帝正思藉事黜一二。威風衆。聞之震怒。特詔革禮部六堂職。破格拔少詹事王錫蕃。翰林致靖。署左右侍郎。王照賞三品卿銜。於是舉朝知上意所在。望風而素侍太后。從駕頤和園。遂哭訴於太后。謂且盡除滿人。太后聞之。深



積水潭全景畫屏

名勝匯玉泉水而爲
 潭潭心高聳明時建
 寺其上曰鎮水觀音
 菴清時改稱匯通祠
 樹木陰翳中樓閣巍
 然潭中香稻荷花天
 然入畫今由嵐暉君
 繪成全景并錄各名
 人題詠特色超塵
 每四條售銅元廿枚
 代售處南柳巷永興
 寺送報人均有代售

清世朝野軼聞

劾提督成祿朝之十大罪五不
 可緩之大奏疎其餘如金聖歎之
 哭廟記蒲留仙編著聊齋之軼聞
 雍正間之七俠年羹堯與岳鍾琪
 及南陽女俠之軼聞乾隆南巡之
 軼事乾隆時萬壽點景記嘉慶時
 白蓮教匪闖入宮禁始末記內有
 皇次子「即道光帝」飛報行在之
 奏片洪楊亂時之四女子彭剛直
 胡文忠諸大名人之功績譚鑫培
 之軼事其餘目錄尚多不及備載
 足供閱者茶餘酒後消遣之助耳
 一册售銅元二十枚代售處南柳
 巷永興寺廟內森寶書局送報人皆
 有代售遞到極速

老鄉見

從戎更不知其關心世道拋却
 簪纓遁入戲界現身說法維持
 風化者也矧其輔助公益濟困
 扶危戊戌變政響九霄以戲箱
 隱進西服世被讒言畏譴走津
 門老鄉親極力為之解獲免其
 罪其家世歷史平生事跡有足
 可觀者茲特表而出之不特為
 戲界增光而他山之攻尤
 鑑也

全編一册只收小洋一角

鴿會小說說出

此書為劍
 已蒙社會
 內書中叙
 之為害仇
 放火慘酷
 燕生幸爾
 外陷入絕
 拯翻得意
 佳偶魯硯香為更夫趙
 二搭救亦脫虎口其間
 事故奇離變幻忍苦茹
 辛幸處未余白鳥會正

.79